

● 董 坚 著

乡 下 故 事



目 录

1	土皇帝董大炮传奇
81	私 奔

土皇帝董大炮传奇

一九四六年，爹廿五岁。

奶奶命运不济。先前怀下的四个小子，到了瓜熟蒂落，便在她肚子里拳打脚踢，上窜下跳。痛得奶奶撕破衣裳扯断头发，哭喊着光身子从床上滚落地下，血淋淋爬起来要上吊。待奶奶快要断了气儿，他们才用脚踏开天门，可是头手却卡死在宫殿里。被爷爷和接生婆辣椒七娘扎着马拔得出来，早已没有了气脉。到了奶奶第五回大肚子，足月的一天，奶奶忽然觉着大便来得急逼，便蹲在尿桶上用力一憋，竟呼地屙出一个呱呱叫的小崽，在尿尿血水中张牙舞爪。那便是爹。

爷爷大喜，没等过了十二朝忌日，便请来村中算命先生鬼马小王，给爹看生辰八卦。鬼马小王灌下三碗甜酒，看了爹的面色和手纹，抖动着黄须说：“哎哟，这小子命属狗，该贱；又乌云遮天庭，运数凶多吉少！若要养大成人，须得如此这般！……”爷爷吓得屁股筛糠。刚满月就给爹梳辫子，穿耳戴环、着花衣服、趿绣花鞋，起了个贱名尿桶妹。以假乱真为的是避邪避灾，使阎罗王眼花缭乱划不了勾魂符，好让爹

憨憨长大。爹果然长成一个穿红着绿的姑娘，说话嗲声细气，见生面人就羞得一头撞到奶奶裤裆下。三年私塾未念完，被学友戳着脊梁骨叫屎桶妹，爹羞愤得夹着书本逃回家来，割了辫子摘下耳坠，扯下红妆甩掉花鞋，死也不肯进学堂，此后便光足裸膀跟在爷爷身后跟前颠跌。农忙时耕作租种本村财主陈桂茂的三亩水田蛤蟆滩。吆牛耙田、挑粪、捉虫、春种秋收。农闲里摇着小舢下海，网鲚鱼、勾白虾、叉藤鳝、钓龙蚶、拾螺蚌、摸大蟹、掏虾包、掘沙虫。十八船活计手到拿来。小日脚过得平安。虽不剩隔年粮，却断不了隔夜米。不久爹便给爷爷娶了媳妇生了孙儿。一家笑声不绝。

殊不知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福祸。是年夏天，大旱半年无雨。爷爷奶奶媳妇儿子接连中了鼠疫，一夜间相继不治而死去。

正是天灾人祸。爹和小叔哭哑了嗓子，流干了眼泪，一块烂草席裹卷四尸，跌跌撞撞抬到村后白沙坡的乱葬岗上，刨个坑埋了。二兄弟扑通跪倒坟前，一个叩头一声哭喊，一声哭喊一串涕泪。其时，乱葬岗上正好一片阴惨的灰白，黄昏的西天恰恰一片血红。

正哭得死去活来，忽然眼前一黑，爹急忙抬起头来。

有两个人站在爹面前。一个是本村文光学舍的校长陈方旭先生。这陈先生，据说年前在城里参加青抗会，被日本人的飞机扔下一串炸弹炸坍了校舍，他从死尸堆中爬出来，逃回村里。满口讲抗日救国，又

劝父亲陈桂茂给佃户减租减息。两父子唇枪舌剑，最后分崩离析，陈方旭宣告独立，在村中办起文光学舍，做起教育救国的美梦。另一个是本村最近神出鬼没的浪荡汉高佬杰，是个佃农的孤儿，陈先生办学舍的得力助手。

“你就是屎桶妹同志吗？”

陈先生十分怜悯地弯下腰扶起爹来。

“是的……”

爹揉抚着肿泡泡的眼睛。

“这坟头里埋的是谁？”陈先生又问。

“我爹、娘、媳妇、儿子……”

“他们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病死的。”

“不对不对！”陈先生摇头晃脑。

爹睁大眼睛望着他和高佬杰，呐呐地说：“是病死的嘛……”

“你错了，”陈先生激动地摘下眼镜，用白手绢擦擦镜片，眯起眼睛开导爹说，“他们是让人压迫剥削死的！”

“谁？”爹愕然问。

“地主阶级。确切一点说，是我的父亲陈桂茂！”

“不不，”爹哆嗦起来，“陈老爷是个好人，给咱租田，又肯赔钱欠债……”

“你真是身在苦中不知苦根何在，”陈先生摇头叹气，摆出一副开导顽童的架式。“我问你：如果地主老财不霸占田地，你家也有地耕作，不用交苛捐杂

税，你家会穷吗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”

“好。如果你家不穷，吃得饱穿得暖，你爹他们会生病吗？”

“也……不会。”

“好。如果他们不生病，会死掉吗？”

“当然不会啦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！”陈先生兴奋地一拍大腿，在爹身旁坐下来，口若悬河，从地主阶级的罪恶史到贫下中农受压迫的根源，从抗日救国到减租退押，从刮国民党坏到共产党好，从土地革命的光辉业绩到社会主义的灿烂前景，天上地下对牛弹琴大道理唾沫横飞。爹听得扑朔迷离，似懂非懂皱起眉头，打断陈先生的话：

“陈先生，日头都落水了，我要回去给爹的灵牌上香啦。有什么话快讲吧。”

陈先生打了一个噎，迟疑一下说：“屎桶妹，你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贫农，人也老实，我们曲龙村正在组织抗日联防村队，要你参加。”

“这联防村队是干什么的？”爹打了一个寒噤。

“打日本伪军、建立革命武装组织、夺取政权啰。”

“革革革谁的命？”

“革地主老财的命啰！”

“如何革法？”

“团结起来，跟地主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。”

“老天爷！……”

爹惊叫一声，扭头便跑。

“站住！”

陈先生和高佬杰急忙从襟下掣出手枪，抢步拦在前头瞄着爹的脑壳。小叔吓得哇地哭起来。

“陈先生饶命！……”爹吓得面如土色，跪地叩头。“在下命贱，还要养活小弟，求各位大爷开恩！……”

“你想去告密？”陈先生又气又恨。

“不敢、不敢……”

“你不想参加抗日联防村队？”高佬杰晃着短火枪。

“我连杀鸡也怕放血，”爹哭丧道，“更怕‘你死我活’。”

“不由得你怕不怕，”陈先生推推眼镜，严厉地说，“你已是抗日联防村队的一员了。”

“天哪！”爹惨叫一声，瘫软下去。

“起来，”高佬杰狠狠踹了爹一脚，“革命就要不怕死。若告密变节，小心脑袋开花！”

爹急忙抱着头站起来：“我怕……”

“听着，”陈先生收起驳壳枪，两手叉腰，正颜厉色说，“我以中共西北区北联乡曲龙村地下联络员的身份，正式委任你为本村抗日联防队第三分队长。限你三月之内，发展三至五个队员。如若失职违抗，就地正法！”

“遵命！”爹叭地一声打立正，全身冒虚汗。

就这样，爹被逼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。果然不出

三个月，他就以陈先生的方式，拿块红布裹一支用钝刀削成涂上黑灰汁的木驳壳，自称共党第三分队长，连哄带吓，发展了他的友好木偶白戏班主大鼻刘、寡妇孙二婶、鬼马小王的儿子鬼马大王三人，参加了他的第三分队。爹受命于陈先生，战战兢兢和大鼻刘他们秘密布岗放哨，夜晚摇船运送联络员过江，或者到九洲江河口搜集情报，跟地下党员高佬杰胆颤心惊到河口征税，发动村民大闹陈家粮仓等。倒未见过几多你死我活的革掉命的场面。屎桶妹的名倒被陈先生下令内部革掉了，根据爹的排行，一律称爹老五。

二

爹做了十多年的屎桶妹，又在奶奶膝前听了些妖惑鬼迷的恐怖故事，适逢家道中落，天灾人祸的打击，人也长得瘦小精灵，虽娶过老婆，胆子仍然很小。即便荣任抗日联防分队长，却仍然怕鬼、怕黑暗，怕吊颈尸拉身，怕无头怪追旌。半夜三更鸡吠老鼠喊，吓得卷起面被煎荷包蛋，光打摆子撒冷汗尿床。

爹却瘾看粤西木偶白戏。邻近三村四寨有戏班演出，他便邀好友大鼻刘和孙二婶，结队去看，爹一头钻到戏台箱下，仰头迷眼看木偶做作，一耳听戏曲，一耳听锣鼓，生怕漏掉一槌半句。身子又饿又冷，神魂儿却跟着宋公明上水泊梁山，正要等林教头火并王伦，忽然停锣息鼓，戏班人已执木偶入箱了。抬头已是更深夜半，月下西天。爹才发觉大鼻刘跟孙二

婢何时已悄然离去，大呼上当，大惊失色。骂一声大鼻刘无情，怨一句孙二婢少谊，拔脚往回跑，急急惊弓鸟，忙忙漏网鱼，也不顾筋古叶刮脸，仙人掌扎脚，昏头昏脑竟闯进一片阴森恐怖的乱葬岗来了。灌木丛是摇头晃脑的魔鬼，月色凄惨，夜鹤悲鸣，早把他吓得屎流屁滚，却不敢喊也不敢哭。鞋跟的沙扑打在背脊上，他以为吊颈尸追腓。破褂子扯卡在灌木枝上，他以为是无头怪拉身。惨叫一声，昏死在地。

这时，本村一个胆大如虎的老姑娘、地主陈桂茂的婢女亦看完木偶戏，哼着风花雪月的曲子大步流星返家，冷丁一脚踏在爹的肚脐上，吓得尖叫一声。一看是同村人，摸摸他身上还有热气，却摇不动，喊不醒，便弯腰老鹰抓小鸡抱起爹，趑趄趑趄往村里走回。爹一时吓昏，经姑娘一搬弄，渐渐苏醒过来。姑娘的大奶头正嘟在爹的嘴上，酥香迷人，不禁春潮聚涨，神魂颠倒，伸出手在她丰满的胸脯上揉搓起来。

“牛精！”姑娘大梦初醒，又气又羞，把爹倒插葱种到月影塘下，拔脚往回走。

“救命啊……”爹在水中打磨翻滚，咕咚咚喝凉水。

姑娘口硬心软，急忙折回身来，捞起酒醉饭饱的爹一看，他头上真戳了一个血窟窿。“谁叫你老没正经！”姑娘含泪撕下鲛绡替爹包扎。爹却乘机伸开双臂，箍住了她的脖子：

“我再也放不下你了，我要娶你！”

“胡说，”姑娘火冒三丈，“快撒手，不然我喊人

啦！”

“你喊吧，”爹越箍越紧，“捉奸拿双，咱俩正好同入猪笠，尸浸九洲江。”

“流氓，我捏死你！”

“杀人偿命，我不怕。”

“屎桶兄弟，”姑娘只好软下来，又急又气道，“你就是娶我，也得名正言顺请大媒啊！”

“月老为媒，”爹嘻嘻笑，“天作比翼被，地是鸳鸯床，牛郎是拜天地的喜令官，织女是入洞房的大全福人。咱俩现在拜花堂！”

爹象蚂蝗吸血。姑娘掰也掰不开，甩也甩不脱，自个儿火烧火燎软软倒在野花丛中，这年中秋节，姑娘便嫁给爹，成了我的娘。

新婚之夜，叫偷听窗的笑破了肚皮。据说爹火烧火燎正想上马，不料娘一声断喝：

“且慢，你得先应承我三条；不然不得动我！”

“我的心肝，你就快快讲出来。”

“头一条：今后不得欺负我！”

“我正想把你捧在手掌上，装进口袋中！”

“二一条：今后不得和姑娘嘻哈打闹！”

“保证对你言听计从；对她们鼻哥向上！”

“三一条：你要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莫做蔫傻怕事的胆小鬼！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爹吱吱吾吾表示保留意见。

“滚开！”娘叉开两腿轻轻一挟，把爹凌空提起，抛落床后，头咣一声撞到尿缸口上。爹狼狈不堪爬得

起来，忽听屋外村队长高佬杰通通拍门：

“快快起床，该你换岗啦！”

“丢你奶，偏这时搵我的笨七！”

爹骂咧咧穿好衣服，开门去换岗。站岗是三人一岗，爹、鬼马大王和大鼻刘。三个打着呵欠，摸黑向村东围堤摸去。坐在葵荫下无精打采困盹儿。江水滔滔，流萤飞闪。鸡叫头遍，夜阑人静。月亮跌进水中，发着恍惚的梦。忽然鬼马大王一声惊呼：“老五，有情况！”

村东头朦胧的月光中，隐隐夜色下，一条大船载着绰绰人影，正鬼鬼祟祟向曲龙村渡口处开来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爹想起娘的三一条，急忙壮着胆子猫着腰叉马横立起来，同时提起一支歪星儿驳枪托的三八大盖勾，咔嚓推弹上膛。

对方也不答话，砰地打来一枪。一道火光哧地划过，直拍爹的脑门。爹觉着脑袋叭一声开了花，地狱的门咣啷打开了。大叫一声：“救命！”往后便倒。原来，由于叛徒告密，曲龙村建立地下革命武装的消息，已被敌伪掌握。驻安铺镇日伪苏雄武装三十条人，正是受命夜袭曲龙村，要扑灭这革命火种。

“老五，你怎么啦？”大鼻刘两股颤颤摔了乌统扑过来。

“天哪，子弹打碎我的脑袋啦，救命啊……”爹抱着头在地上翻滚。

打碎了脑袋还能叫喊？大鼻刘好生奇怪，急忙扶起爹一看，脑袋完好无损。又好气又好笑：“老五，你

脑袋好好的，喊个屁！”

“已打碎啦，打碎啦……”爹仍然抱着头叫喊，“血也流出来啦！娘啊……”

“脓包！”大鼻刘狠狠刮了爹一巴掌，“亏你还是个分队长。那不是血，是你的眼泪！”

“眼泪？”爹懵懵懂懂摸摸脑壳，真的还长在脖子上，“是什么打中我的额头？”

“是敌人的子弹打在树上，震落了一只萤火虫。”鬼马大王做证说。

“皇天保佑。”

虚惊一场。三人复战战兢兢爬在翠堤上。这时敌船快靠了岸，长枪短火依稀可见。革命以来第一回跟敌人你死我活，爹心里直打花边小鼓。口吃吃地下令道：“开、开、开火——”

叭砰吱……爹的三八大盖勾首先指天叫响了。

通！大鼻刘的乌统大概沙塞管筒，爆断了枪管。铁屑把他的脸划开了花。

“脓包！”爹扭头恶狠狠臭骂大鼻刘，“还不快扔下这根烧火棍，赶回去报告高佬杰？”

“遵命！”大鼻刘巴不得临阵逃脱，一溜烟向村里跑去。

“我咋，咋，办哪分，分队长？”只有螺号没有枪的鬼马大王上牙打下牙。

“饭桶，你来打枪，我吹螺号。”

鬼马大王接过三八大盖勾，糊里糊涂一扣枪机，叭砰打了一枪，弹壳就卡死在弹膛里了。凹盖儿拉不

开，枪机拔不动，急得似热锅蚂蚁团团转。

“饭桶，你来吹螺号，我来打枪！”

“我我力气小，吹吹不响……”

这一瞬间爹真想落荒而逃。可一想到临阵逃脱，陈先生和高佬杰也要枪毙的。反正都是死了。眼看敌人咿呀鬼叫要跳下船来啦，爹急忙抓起螺号就吹，可是周身乏力，虚汗直冒，捏着拳头也吹不响。

“分队长，你忘了夹紧屎忽！”鬼马大王连忙提醒。本地人叫屁股做屎忽的。

爹就赶忙夹紧屎忽，憋劲一吹，气从鼻孔、嘴角四散喷出去，仍然吹不响。

“你先吸进一大肚子。”鬼马大王折下一根木棍。待爹憋胀肚子，叫一声“吹！”接着一横棍砰一声向爹肚子打去。

“嘟……”报警的螺号吹响了。高佬杰带着村队武装赶来啦。偷袭的敌人不知底细，丢下几具尸体逃跑了。

爹受到陈先生的表扬。

三

虽然经过婚夜惊变的锻炼，爹胆子仍然很小，很怕事。他甚至后悔为什么懵懵懂懂加入了抗日联防队，为共产党干些毫无报酬的卖命勾当，整天担惊受怕，时时有被杀头的危险。为什么不和其他兄弟邻舍一道，安安然然带着老婆去种田、去做小海，厮守着

儿女享些天伦之乐。朝吃粥，晚喝汤，让老婆斟上一碗酒，煮一盆虾，炒一碟膏蟹，酹酹的喝，慢慢地嚼，顺便讲些蛤仔叼蛇老鼠咬猫的笑话做佐料。东边日出了打开篱笆门去放鹅鸭，夜里把狗吠人哭声闷在屋外，搂着老婆酣然入梦，几多爽快！于是他暗暗痛恨陈先生、痛恨高佬杰为什么看中他，强逼他革命。“唉，人越穷，越遭殃！”

然而陈先生他们偏有越来越看重爹的倾向，开始命令他单独执行任务。人睡鬼蹒跚的深夜，陈先生要爹单枪匹马，穿过鬼哭狼嚎的乱葬岗，越过海贼土匪出没的水鬼滩，到寡妇村的吊颈楼取情报。北风呼号的夜半三更，高佬杰把爹从暖烘烘被窝里提起来，扑通一声跳进刺骨寒冻的九洲江中，游过宽阔的南岸，到老马村、金围村的联络点去送鸡毛信，上边有地下同志来，陈先生也要安顿给爹做房东，要管吃管住管保卫。爹暗自叫苦，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，却又只得忍气吞声。

很快，爹被提为文光学舍的董事。

不久，村中发生了一桩怪事。文光学舍校长陈方旭失踪了。陈桂茂令家丁寻尽了村东翠堤、村西海滩，音讯全无。高佬杰派出队员寻遍了九洲江南十里蕉林，北十里蕉园，尸首不见。人杀了，鬼拉了？无从知晓。七天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爹和鬼马大王扛着网具去海推虾。推到水鬼沟，忽然虾网中沉甸甸的，爹心中一喜：老天爷，这一网怕要有百十斤虾，明天逢安铺墟定叫老婆卖个好价钱，便收网起虾，用灯一

照，竟然惊呼一声，口吐白沫，白眼上翻，丢魂般坐在泥埕中。虾网中装着的正是失踪多日的陈方旭尸首，五花大绑。

过了好多年才知道，陈方旭事前已向敌人投首自新。那次日伪苏雄武装夜袭曲龙村，就是他告的密。地下党为保存实力，以开会名义将他秘密处决。

不久，上头又派下一名教师接替陈方旭的工作。这先生是个女的，姓孔名八姐。人生得年轻漂亮，齐耳短发。着一身淡雅衫裙，戴一副金丝小眼镜，打一把锃色刺猪伞。人不苟言笑，却庄重诚实。一副斯文的文弱书生架式。据说她当过县城伪党部书记黎鎏的机要秘书。

有一天，爹奉高佬杰的命令，到村西破海神庙去见孔八姐。

海神娘娘断臂穿肚的泥胎前，野艾蓬蒿中，孔八姐早已等候多时。她手上还提着一只鸡。爹心中好生纳闷。孔八姐却笑吟吟伸出手来，亲热地说：

“老五同志，你辛苦了！”

“孔先生，”爹急忙后退一步，“你老人家找我？……”

“别急，坐下慢慢聊嘛。”孔八姐和颜悦色。

“有什么任务快吩咐吧。”爹想起了娘下过禁的二一条，觉得和一个漂亮女人私幽一处，手脚很不自在。眼看足尖，剔指甲。

“很好，老五同志，”孔八姐兴奋地压低声音说，“我代表党组织审查过你的表现。你出身贫苦，思想

朴实，勤劳勇敢、舍生忘死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，阶级觉悟提高很快。是一棵革命的好苗苗。经研究，决定接纳你参加中国共产党！”

“参党？”爹瞪大眼。

“对，现在就给你举行仪式。”孔八姐很庄严。

“咋个举行法？”爹满有兴致。哈，这参党也跟跳鬼喃斋一样有仪式！

“请你举起右手。”孔八姐提起那只鸡，抓起鸡颈猛一扭。鸡惨叫一声，血淋淋断了头。

“老天爷，血！”爹惊呼着抱头缩颈躲到泥胎后面去。爹从小怕见血，更未曾宰杀过鸡鸭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孔八姐大失所望，把死鸡攒到地下。

“没、没什么。”爹又想起娘下禁过的三一条，咳一声拍胸脯站起来，复举起右手，看着孔八姐。

“请你跟我念，”孔八姐庄严异常，“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！”

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……”

“牺牲个人，永不叛党！”

“牺牲个人……永不……叛党……？且慢！”爹急忙放下右手，疑惑而紧张起来，“敢问孔先生，这牺牲个人是什么意思？”

孔八姐倒抽一口凉气：“就是说死了自己，也……”

“死了自己？”爹叫了起来，“那我老婆孩子咋办？”